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实际上具象与抽象是分不开的，这种分不开的经验才是哲思与诗意可以抵达小说领地的中转站，这也就是宁肯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是他所寻得的属于他自己的最佳平衡点。

维格拉姆

宁肯◎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维格拉姆

宁肯◎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格拉姆 / 宁肯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2-9

I. ①维… II. ①宁…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64 号

策 划: 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 刘兰青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3 千字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主 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执行副主编：康志刚

“新世纪作家文丛” 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 7 年以前的 1992 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 59 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個年頭之際，長江文藝出版社決意重新啟動這套大型文學叢書，並希望由我來接替因年齡和身體的原因很難承擔繁重的主編事務的陳駿濤先生。無論是出於對於當代文學事業的熱愛，還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43	096	138	188	228	239	248	298	300	315	317
维 格 拉 姆	塔	词 与 物	杜 眉 医 生	午 门	我 在 海 边 等 一 本 书	死 于 某 年	后 视 镜	后 记	不 一 样 的 写 作	宁 肯 作 品 要 目	获 奖 情 况

维格拉姆

马丁格小屋

王摩诘与维格走出秋天的树林，来到白哲寺，正是午后最宁静时。白哲寺远看是个整体，置身其中却又是像在迷宫里一样分散。无数个局部堆叠、铺排，无数的小巷像网一样。无论去哪儿都没有正确的路，也称不上错误的路，条条道路相通却无方向可言。维格每星期都要来这里一次，非常熟悉这里，但就算这样也不能保证每次走的都是与上次相同的路。王摩诘跟着维格上升、回转、向左、向右、向下、向上，试图记住这条拜访马丁格的路线，但当王摩诘问维格这里是否到了寺院西部，维格回答正好相反是东部时，王摩诘完全被搞糊涂了。另外，这里不见溪水，却总是听见溪水叮咚；这里阳光明亮，但阴影也同样纷乱，阳光与阴影被折叠得忽明忽暗，阴阳难分。在通过一线天的石阶上，他们迎面遇到了一队红衣喇嘛，红衣喇嘛像红云一样，好像从天上流淌下来，流进了狭窄的小巷。维格恭敬地侧身让路，行注目礼，王摩诘没这个习惯，维格拉了王摩诘一把

让王摩诘边上站。这是一个真实而自然的动作，从这一细小的动作王摩诘感到维格二分之一藏人的血液。维格恭敬如同黑衣修女，某个瞬间王摩诘甚至想到维格落发为尼的可能的情景，王摩诘想，如果维格出家，披上红氍毹，一定会倾倒一方信众。也许这对她真的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在一扇阴影中的柴门前停下。柴门虽关得很紧，但轻轻一推就开了。推开即是阳光，即是明亮，即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院子。也就是三十平方米的样子。院中长着两棵小树，两树间有个石桌，几个石凳，一方草坪。一间石头小屋在院子一侧的阳光中，门、帘、窗，自在又自然。作为寺院最小的单元，这里井然有序，十分简单，简直像画片一样简单。马丁格从小屋里出来，因为石头房门矮小，他高大的身体看上去十分谦逊，甚至有些弯曲。此外马丁格的脸庞如此之瘦、白，好像闭关了许多年。马丁格不像外国人，一点也不像，那种裹在绛红色袍子里的宁静已不分东方西方。他已是这座古老寺院的一部分，他的内心即是他的外表，外表也是他的内心，它们已难以区分。他与经册，与长明灯，与岩石墙是同一的，甚至他本身就是庙堂^①。

① 在马丁格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藏传佛教几乎首先是一种身体艺术，然后才是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这方面没有哪种宗教的身体能同佛教的身体相比。面对这样的身体，你无须话语，只需默默的注视就会感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时间的流动——感到这个身体在向你注入流动的时间和空间，这时的时间就像泉水和黄昏巨大的光影一样，无所不在。

（本书作者）大体同意王摩诘上述对马丁格的评价，尽管我认为多少还是有些夸张。我见过的马丁格事实上是一个平易的学者型的修行者，不是高僧，不是活佛，身上没有高贵的黄披单，只是普通的绛红色氍毹袈裟；像所有人一样袒露着左臂，非常简单，但是整个看去又异常深邃。我能感到王摩诘在马丁格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简单至一的力量。事实上我认识马丁格远早于王摩诘，正如认识维格也早于王摩诘。的确，马丁格是非凡的，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就知道他迟早会进入我的小说。是的，我一直想讲讲马丁格的故事，但一直不知道该把马丁格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框架下讲。我知道他不会成为一部小说的主角，因为他的规定性太强，尽管他博大精深，像佛教本身，但他的道路过于清晰，很难有小说家恣意想象的余地。直到出现了王摩诘，马丁格的真正的意义才呈现，而马丁格自身也在以王摩诘为主角的小说中找到了恰当的位置。小说常常就是这样，当你特别想写生活中某一个人时，往往并不是最合适写他的时候，只有当另一个人意外出现的时候，那个你特别想写的人才会突然恰如其分地诞生在一部小说中。我有一些失败的小说，我是说一些半成品，一直压在箱子底，我永远也不会把它们拿出来，因为如果靠它们自身，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部真正的小说。就算让它们问世，它们一出世就是死者。与其如此，不如让它们等待救援，等待新的生机，即等待另一部小说。王摩诘的出现让许多不相关的人一下相关，一下使许多潜伏的人物站了起来，一下诞生了一个完整有序的世界。

马丁格的房间很简单，只有书，成排的经册、唐卡、上师的相片。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长明灯、净水和必不可少的卡垫。卡垫可以坐，也是睡觉的床，可以看见另一端的被褥。不过真要论简单，王摩诘倒觉得马丁格的房间比起自己在学校的石头房子还要稍稍复杂一些，他没有供奉，没有佛龕，没有偶像，因此也没有长明灯，没有净水，没有唐卡，没有铃、杵、羽毛一类的法器。那么支撑他的是什么呢？知识构成理性能否同时也构成信仰？他需要信仰吗？他一直认为自己需要真理就可以了，但真理有时是多么孤单呵，而且真理常常是可怕的。马丁格的简单生活与宗教有关，王摩诘想：自己的简单生活和什么有关？和一种认识有关？譬如极简主义有关？极简主义认为世界不应是无限增加的，而应是减少的，增加只会走向反面，这方面他与马丁格有相似之处。

马丁格用藏语感谢王摩诘带来的新鲜蔬菜，赞扬王摩诘的志愿者行为，对王摩诘种菜表示钦慕。很显然马丁格很了解王摩诘的情况，不用说维格向马丁格不止一次讲到了他。

王摩诘的藏语比较初级，只能听个大概，说就更困难了。王摩诘原以为马丁格与维格会讲法语，而王摩诘将使用英语或简单的法语交流，完全没想到他们会使用藏语，现在藏语布满了三个人的空间。王摩诘过去还认为维格常来这儿有法语的因素，现在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这里非常纯粹，在王摩诘听来藏语几乎就是宗教用语。不过听得出维格的藏语远不如马丁格，因此她有时还要转而用法语请教马丁格。

维格告诉王摩诘，今天是她学法的日子，让王摩诘听着就是了，不要多言。王摩诘让维格不用管他，他做个第三者也很有趣。在绛红色藏桌前，在长明灯下，一身绛红色氍毹的马丁格捧着经卷朗读、讲解，不似教授，胜似教授，不似博导，胜似博导。马丁格的藏语非常地道，没有任何法国味，没有任何舌头不直的问题，当然了，也许王摩诘的藏语水平不高听不出来问题，或者，要么马丁格讲汉语王摩诘才能听出法国味？王摩诘不知道。不过有一点，马丁格娴熟的声如钟磬般的藏语让王摩诘惭愧，这点应该让时而还要用法语请教的维格更加惭愧。不过维格这会儿除了偶尔的法语，她的一切都让人感到陌生：她的黑袍子，白袖子，马尾状的头发，她的神情，都不是王摩诘所认识的通常的维格。女人的确应该信仰宗教，

女人有信仰是多么的美，以至后者让王摩诘多少有些恍惚，不由得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想到画面上温暖向上的烛光、柔美仰望的神情，想到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这种想象就好像时光迅速倒流，好像不是二十世纪末，而是中世纪或但丁时代，那时人已觉醒，但信仰的光辉依然映照……

王摩诘举起照相机，拍了一张维格虔诚仰视马丁格讲经说法的照片，闪光灯骤然的“邪恶之光”打断了时间深处的马丁格和维格，他们的神色都中断了一下，好像一下子回到二十世纪。现代科技太强大了，简直没有什么不被它摧毁。王摩诘赶快收起照相机，没有再拍。王摩诘很想多拍几张，可觉得自己就如同闯入时间隧道的现代魔鬼。王摩诘决定认真倾听，认真感知这难得的时间画面。维格这会儿似乎向马丁格谈到一些困惑，她总是缺乏坚持的毅力，她对每一项“加行”都要完成三十万遍的定额感到力不从心，她总是半途而废。像“大礼拜”，她说，她最多持诵了不过三万遍，就是她最敬仰的“文殊咒”到现在也只持诵了不到五万遍。另外她持诵的“莲师心咒”虽然达到了十万遍，可内心是怀着功利的，而且总是一出门或遇危险才会想起莲花生大师……

十万遍，五万遍，三十万遍——王摩诘听着这些数字感到吃惊，觉得不可思议，他想，这简直像机械运动、钟表运动，人怎么可能像钟表那样没有尽头地计数呢？王摩诘听维格说过她腕上的那串佛珠是马丁格曾持诵过数百万次“文殊咒”的佛珠，马丁格把它送给了她，当时王摩诘听了没觉得什么，现在却觉得难以想象。王摩诘想，自己就算数数也不可能数到万，更何况一边持诵一边记数？王摩诘认为这不是他能理解的宗教，难道说佛教就是一组没有边界的天文数字？甚至一种数字的强迫症？不过在强迫的意义上王摩诘倒是觉得维格需要天文数字，因为在天文数字中维格是这样素净、美丽、古典，这样物我两忘。宗教的力量有时就在于重复，千万次的重复会使人变得不同，变得与重复的事物融为一体，变得与万物凝结在了一起。

直到维格的功课结束（可算完了，谢天谢地），王摩诘才试着用英语对马丁格说如果允许的话他希望经常能拜访大师，他对宗教感兴趣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困惑，他希望常能聆听大师的法音。果然，马丁格的英语一样

棒，仅就掌握了多种语言而言，马丁格就堪称大师。马丁格用英语告诉王摩诘：困惑是求识、求法的开始，佛陀二十九岁才开始觉悟，之前佛陀也是困惑之人，佛陀就是为困惑存在的。王摩诘问马丁格是否也还有困惑，问完立刻有点后悔，因为这是一个既不礼貌又低级的问题。不过在这样的大师面前王摩诘不必担心什么，马丁格始终是那么从容，他告诉王摩诘，人都有困惑，没有没困惑的人，包括在寺院修行许多年的人，所以要寻求解脱之道，佛法就是解脱之道。马丁格诚恳地认为王摩诘这么年轻，已经对佛法心生解念，是难得的开始。马丁格如此平易，以至王摩诘忘记他们是在用英语交谈。马丁格是个谜，马丁格的修养、学识、佛法，包括仍能感到的逻辑清晰的科学素质都让王摩诘觉得不可思议，深深佩服。当然，王摩诘同时并没忘记对五万遍、十万遍机械持诵经咒的不信任，甚至轻轻地哂笑。不过，王摩诘对维格一点也没流露出此意。王摩诘认为，对马丁格可以置疑，但对维格不能，这就像可以对上帝置疑但不能置疑他的信徒。王摩诘知道某些个信徒出于种种原因把自己交给上帝或佛陀很多时候是有益的，比如维格。

离开马丁格的小院，阳光依然明亮，甚至更加明媚。他们站在寺院一线天石阶上，可以一览山下的坛城、田野、鹤或鹤翻飞的阿莫湿地，可以看到布满倾斜光线的蓝色的拉萨河，河对岸矮矮的秋天的树丛，山上不多的雪，以及雪线勾勒出的山峰。这是寺院每天面对的，如同一个人每天面对的。

——很难想象你一直在念经，可竟然这是真的。路上王摩诘夸奖维格。

——我念得不好，很困难。维格低声说。

——也许出家就不困难了，比如到这里。王摩诘不想嘲笑维格，但还是忍不住嘲笑了一下。

——我出不了家。维格叹息，少有的真诚。

——不过你刚才的样子很美，可能是你最美的时候，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应该像中世纪的油画。很遗憾，我没多拍几张。

——你还没见过我灌顶时拍的照片呢，那才是真正的美。

——灌顶，不就是沐浴吗？我在沐浴节上见过你给自己灌顶……

——你真是白痴！（又听到维格平时的声音）哪有自己给自己灌顶的？！

——我就经常给自己灌，我还打肥皂呢。

——我说你是什么星座的？巨衰（蟹）座的吧？

——不，双鱼座。王摩诘认真地说。

停了一下，王摩诘接着感叹地说：

——少拍或不拍照也是对的，这个世界已经传播得太厉害，有时我常想为什么不让西藏保有一份独特隐秘不为人知的价值呢？一种传播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灾难，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独特价值的东西还有多少？多样化文化消失的速度像物种消失的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我们的主体性已大大超过了赖以生存的客体性，客体不再制约主体，这是很危险的，技术过度发展是一条不归路。

——那你不还是给我拍了照片吗？维格反驳说。

——我当时就有点后悔，就感到是一种破坏。其实一切应保持在心灵上，而不是物质上，心传比物传更牢靠、更长久。人类心传的历史有几千年，而物传的结果往往是泛滥，是最终一切都变成一次性的碎片。你能想象密宗的灌顶仪轨成为一个只要交费就可以操练一遍的旅游项目吗？就像在很多异俗之地游客可以交一百元钱当一回“新郎”入一次“洞房”的项目？那是一种泛滥，一种文化垃圾，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垃圾化似乎就是我们的宿命。

——你好像喜欢在宗教之上思考宗教。

——不是我在思考，一些先哲早就思考过，譬如克尔凯廓尔就思考过这些问题。

——原来你也是拾人牙慧，我以为你多伟大。

——牙慧，啊，这并不是个坏词儿。

他们穿过卵石区，没走原路，向着阿莫湿地边上的乃穷寺走去。

坛 城

坛城，一个复杂而深奥的意象。“坛城”在梵语有“圆圈”的意思，

藏语中还有“中心与边缘”的意思。坛城有圆的、方的，有二维的、三维的，但无论二维还是三维，“中心与边缘”的原则一定存在。坛城的四面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由中心和四边组成一个汇集宇宙能量的地方。藏传佛教认为，宇宙本身存在有着一个“坛城”的形象，所以要接近它、建造它、供奉它，因为它是宇宙本质或佛法的聚汇地。坛城中心通常是供奉时间之神与时间女神的神殿，据说总共有 721 位神居住于坛城，它们大多数是和时间有关的神，如季节之神、日神、月神、午后之神。此外还有元素之神、感觉之神、星象之神。在坛城中心的时间之神与时间女神的旁边，是四冥想佛和它其空行母女伴，然后是众菩萨、众护法，越到中心，神力越大。坛城的结构可以看做是宇宙的缩影，至少是对宇宙的想象。坛城有时可以画在唐卡上，有时可以画在墙上，有时可以画在沙地上，有时就是一个寺，譬如乃穷寺。

乃穷寺坐落在阿莫湿地边缘，标准的正方形，四周有院墙，院墙也是坛城必不可少的回廊。回廊绘满了彩色壁画，画的多是时间之神、时间女神。回廊以及院子约占整个寺院的三分之二，主殿占三分之一。进入东门是回廊组成的院子，院内青石板铺地，中间一根石柱，十多米高，柱子顶端永远是经幡猎猎，彩旗飘飘。每年的萨嘎达瓦节——释迦牟尼降生、成道、圆寂的日子，拉萨各大寺院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法会，乃穷寺也不例外。虽然乃穷寺比起拉萨的三大寺要小得多，但因其最完整最集中体现了坛城的观念，它的法会更有一种神秘庄严的宇宙色彩。白哲寺不具体属于哪个教派，既不属于黄教，也不属于红教或白教，任何一个教派都可以在这儿举行法会。通常，如果法会中央挂着莲师唐卡并专修莲师所传的大法，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便是宁玛派即红教的标志。

维格的第一个上师就是在宁玛派的法会出现的，那个著名的节日，维格对王摩诃说，宁玛派旗幡猎猎，映红了阳光，阳光如彩色的雨纷纷闪烁飘落，宁玛派年轻俊美的卡诺仁波钦率领一长队喇嘛从坛城东门彩虹一样进入了四方的院子，长长的法号与漂亮的海螺一同吹响。他们中间有一幅绘有“莲师八变”的唐卡被慢慢竖起来，各种法器闪着不同的光泽，光泽与嚶嚶嗡嗡的经声、法号声、海螺声，汇成了彩色时间、彩色阳光、彩色雨露。在声光色之中，在“莲师八变”唐卡之下，一位年轻的高僧，丰赡

飘逸，光彩照人，端坐在法座上。他的年轻让人惊异，他像祥云一样接受着信众的哈达，给每一个俯下身的人摩顶加持。他就是著名的卡诺仁波钦，那时他的信众已排到寺外，队伍沿着山村蜿蜒曲折，像经幡装饰了山村的小径。

维格也排在人流中。她穿着崭新的黑氍毹，身上没什么饰物，既不像别的藏人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转经筒，也不像牧区来的藏人，身上挂满了银饰、宝镜、绿松石，走起路叮当作响。维格崭新的藏装虽不是第一次穿，也差不多是头几次穿，新得甚至可闻到从八角街尼泊尔商店刚刚买回来时的印度熏香。那时她刚到拉萨不久，一切还都怯生生的。其实她至少应该戴上一串念珠，或是哪怕一串佛珠手镯，但是都没有。她倒是戴了一串深蓝色项链，却不是在西藏才有的那种链子，而是在巴黎她就戴的那种——在巴黎这串项链是西藏风格，在西藏它又是巴黎味道，而她觉得自己就像这串项链。

她排在了队尾，一点一点地跟着彩色的阳光和别人留在地上的影子前行。此前一些天，她已去过大昭寺和三大寺，知道一些有关的礼仪，因此带了一条哈达。接近中午，她进入了坛城，虽然一切都已熟悉，但感觉还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新奇。她听说今天是一位宁玛派的仁波钦做法事，现在她已看见了那位神话般的仁波钦。她对宁玛派基本一无所知，只听说这个教派更神秘，更有一种神奇的法力，这使她的内心多少有些紧张。她离仁波钦越来越近，不由得头越来越低。低头的人排成了一线，她不得不随着大伙如此。她看不见仁波钦的面孔，但是她已到了法座前。她看见仁波钦的脚面，当她像别人那样将洁白的哈达举过低俯的头顶，她还以为像在色拉寺和甘丹寺那样，感到头顶被轻轻地抚摸，然后她默默地离开。

她根本没想到抬头，她就要后退着离开，但是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围绕了她。不，不是有形的东西，是无形的东西，但是非常有力量。她感到了某种顷刻的照耀、提升，心里好像升起一朵火焰。她分明听到他叫她的声音，她终于勇敢地抬起头！

至今她还记得，也就是在这一瞬，她内心的那朵火焰变成了一朵微笑的莲花——卡诺仁波钦正微笑地从上面看着她。是的，正是这罕有的微笑和目光围绕了她，像魔法一样让她低垂的头禁不住抬起来，否则她怎么敢